

幾內亞比索

GUINÉ BISSAU

記 濤

(哥斯大黎加竹技團團長)

國內傳播媒體正在注目尼日建交政治變化的時候，我正肩負著海外會的一項考察任務，從中美洲越過大西洋經巴黎，撲向西非幾內亞比索共和國 (GUINÉ BISSAU)，航程約1萬5千公里。何其幸運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又增添些許經歷，甚至改變了我的人生觀。這裡，把一些見聞和「鄉間小路」的讀者分享，也是回饋社會和國家對我的善待。

幾內亞比索是北緯11-12°，哥斯大黎加的緯度10°，位置上幾乎相同，西向大西洋，首都必索，也是唯一的港口，面積大小和台灣相近，人口卻只有我們的十分之一。

貶值的peso與奎寧丸

我剛到必索市，大使先生便給我準備好了兩項必需品，一疊折好的鈔票，每張萬元面額，共10疊，每疊10張，金額共計100萬元。這是借給我的零用錢，幾比國財政貧困，peso貶值像瀑布般的洩流，現在官價每美元為7,700pesos，黑市8,300，大使先生借給我的錢，折算美金不過100元。

另一項是預防瘧疾的長效藥丸，立即吞下一顆，可保兩週，兩週後再補吞一顆，如此可平安度過半年。台灣瘧疾流

行是半世紀以前的事了，而幾比國民還靠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推展防治工作，我在街上shopping，正遇著一輛白色的防瘧車，斗大的標緻，我看了有些驚心。

我們乘NISSAN旅行車，向內陸進發，目的是在探討幾比的自然資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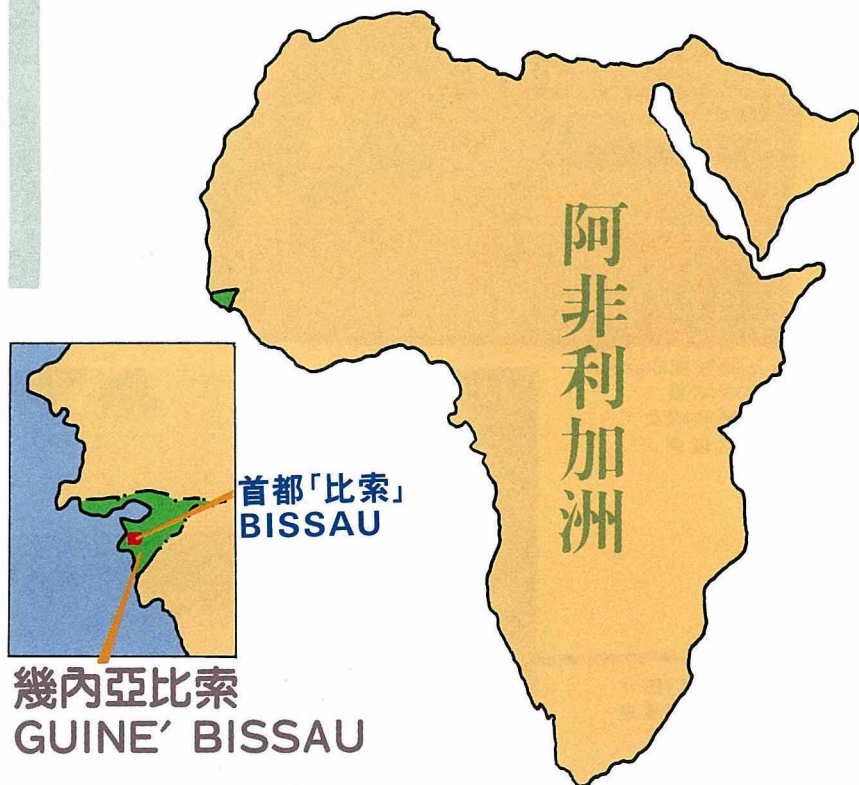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條平整的二線紅泥公

路上行駛，大半段中央已鋪上柏油，據說這是我國貸款，由榮工處進行施工的，因雨季開始，工程暫時停歇下來。

野生油棕與水稻田

所過之處，兩旁都是綠油油的闊葉樹叢，卻都生長不如哥斯大黎加樹木的高聳入雲，甚至主幹直徑也不超過電線桿。這些油棕是野生品種，十分

航程一萬五千公里的西非之旅，
是作者的一次意外任務。
增添了些許人生經歷，
也改變了些許人生觀點。



高，我見過馬來西亞和哥國太平洋油棕椰子，高度都不過3~4公尺，果穗又大，也易採摘。葡萄牙人在此殖民何止百年，不知為幾比人民建設了什麼？油棕椰子品種仍是原生種。

遠看小河邊有一片整齊的田疇，十幾個農人正彎著腰在插秧和耕田，心中湧起一陣欣喜，我問誰在種田，同行的友人說，這就是我國農業技術團在帶領當地農民種植水稻。從兩年前開始，中幾兩國建立了農業和醫療技術合作關係，幾比是一個地勢平坦多河川的國家，如何利用水資源，是一項必須藉重水利工程的工作。和一般較原始的熱帶居民一樣，國民原來只會砍樹進行燒墾，

俟火熄滅，拾取木炭用作燃料，再在土地上撒下穀類種子，藉自然降雨的水份和土壤的滋潤，在穀物結穗成熟時摘取收穫，一部分居民也在雨季時利用低窪土地用撒播方式種陸稻。他們的主食是稻米、甘藷、小米、木薯；玉米是在旱地生長的補充糧食，農業還停留在原始階段。

幾比的國民為脫離葡萄牙人統治，經過漫長的內戰，在1973年才宣告獨立，所以開發較遲，政府財源十分拮据，亟待友邦援助，提升生產力，解脫貧困。

中午，驟然下著大雨，我們把車停靠在一處十字路口的大樹旁，看大葉子的形狀與橄欖樹相近，我們在大樹旁避

面，大樹像似一隻老母雞，我們依偎在她的翼下。

貧困之國那有城鄉差距？

翻閱地圖，司機先生指出了位置——這是湯巴利省最大的市鎮卡第奧（CATIÓ）。真是可笑，我們位居市中心，周圍百公尺半徑內，只見3棟永久性白粉帶紅褐色的二層樓房屋，有一輛pick-up停靠在一架汽油加油機旁，車中空蕩蕩的，加油機旁也沒人跡，只有淅淅雨聲，沒有走道，沒有行人。我很茫然，南部一個大市鎮中心，中午時辰，卻不見人跡，我懷疑，大家說幾比國有人口一百萬，他們究竟聚集在那裡。我再仔細看一遍地圖，這地圖是耗費9元美金在比索市書局裡買來的，圖上標明了加油站、郵局、醫療所、中學、產稻米和棕油。可是，眾目所及，只見孤立的加油站。可能周圍的3棟房子，就是郵局、醫療所和學校的所在。

讀者，如果您此刻待在「大橄欖樹」下，也注視著地圖，您有什麼感想？比擬佈景不全的美國西部片上的市集吧！

雨停了，我們把攜帶的自製三明治吃進肚子裡，喝口飲料，繼續旅程。

一塊草原上，有一夥乾草色短角牛群在吃草徜徉，數十隻吧！但是沒有圍籬，也不見牧人，廣袤的原野，這個國度裡豐多的就是沒開發利用的土地，聽說還沒建立土地登錄制度，任由人民耕作使用，不過，也許葡萄牙人在數百年前已



幾比的首都Bissau。路當中站著一位貴族婦女，她正在候車。



幾比的水稻田。協助糧食增產是我國農技團在此地的重點工作。

經將可用之材，伐採去建造船艦，漂向海洋遺留下今日空蕩蕩的荒野，牛群只沾上幼弱的小草；每年當雨季來臨，小草再又復甦，可是剝奪去了的良材大樹，已經不能復生。

行行復行行，路旁又出現赭褐色土磚建的草蓋圓頂和長方形屋子，都沒門窗，只是土磚保留著方便進出的空缺，窗子也是一樣。有用竹子編成籬笆，將屋簷下圍住一段，放置燃料和架設食物的石塊——不是火爐烤爐和流理台啊！鄉村也可以看到水井，用鋅鐵皮的水桶來打水，必索市供應自來水和電，但供電很不正常，三天兩次突然停了，外國駐幾比國的機關都自備小型發電機，鄉村民眾，用什麼照明，我還存著一個疑團。

環境污染是庸人自擾？

從首都必索市到荒僻的村莊（其實也只三兩茅舍），放養著小種山羊，是最常見的。必索市的大道上，住戶也把豬隻任其在路邊覓食；回顧我國上古時代，豬也是用放牧方式，經過若干年代才採取以豬舍眷養，以餵水和雜糧，養成肥豬；約50年代起講究選取品種，成立國家種畜場，新近更上一層樓，要利用遺傳工程，想隨心鎖定目標改良品種。我們的飼育工作已高入雲霄，可憐他們的豬還停留在上古時代的放牧方式，任其在首都大街上自由徜徉。我們為豬糞尿的排放和處理問題，要投下鉅額資金，成為飼養成本的一個項目

，對幾比國人而言，我們豈不是大笨瓜，庸人自擾嗎？我很想請教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，這是為什麼！？

頭頂瓠瓜的婦女，飄然前行。

頭頂容器物品是幾比旅途中常見的景象，尤其以女性為多。頭上紮著一條布巾，講究的是頭巾和衣服布料花色一致，最近郵局發行一套郵票，就是以這種服飾和頭頂物品為主題。有趣的是不只頂一件盛器，還會像玩特技者的表演，再加上第二層，同樣的兩手不必扶持，自由自在的路上行走；還有一種情形，就是婦女頭頂著餅狀瓠瓜，這種瓜呈正圓形的，切除接近瓜柄的三分之一，就是一個十足可用的臉盆狀容器，摘下以後，經過剖除肉

和多餘纖維質，留下堅硬的表皮層，放置通風處，不久便是可用而輕便容器，外表色澤和我國瓠瓜無異。我們在旅途中曾有幾次，遇見婦女頂著瓠瓜在路邊飄然前進，我回想台灣山地的居民使用背籃，翻山越嶺是不得已的事，起伏凹凸，怎麼能僅用頭頂，翻覆的機會太多了。幾比國是一個大平原，最大的標高沒超過300公尺，地勢平緩，促成了這個習俗。在國內嘉南平原，當風季以後，不妨試試。

騎小毛驢的孩子，有錢人家。

從巴法達省返回首都途中，邂逅趕小毛驢車的孩子，我請司機停下旅行車，借小毛驢車拍攝幾張照片，他是陪伴爸爸去運輸農產品的，他爸爸騎



首都市中心的臨時菜攤。軟綿綿的遮陽傘很有趣，雞蛋的裝盛法很進步，汽車是外籍人士駕駛前來買菜的。

茅草頂土磚牆，有隔熱功能。最高溫可以升到40℃以上，受得了嗎？

著一輛腳踏車。在幾比鄉下，腳踏車並不多見。他們父子像是屬於富人階層，因為路途所見蹲在土屋茅草簷下的孩子和男人，不少是光著黝黑的上身，並不是因氣溫高，炎熱難熬，而是缺乏衣著，既不能製造，也無銀錢可以購買，為何首都路邊有許多出售舊衣的攤販，就可以理解了。

據說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僅約30萬pesos，折合美金約38元，如果一家五口，如何做到

夠糊口的程度，友人說，「他們都是在半飢餓狀態下生存」，我聽了，只有說聲「哦」，默然看著荒野，祈望上帝的賜福？

車駛進首都，處處可見腰果樹，直徑已盈尺，友人說這是20餘年前，在政府倡導下普遍種植的。每年當腰果成熟時，民衆可以自由摘取。果實紅色的部分，取下搗碎成漿汁，加幾分糖和水，便可供飲料；硬實部分由商人收買，運輸到

印度去進行烘烤加工，製成象牙色的腰果肉，供應國際市場。幾比民衆也有自行烘烤的，果肉色澤不一，碎粒很多，街市小包出售的，就是自製的腰果肉。

回到首都，路旁栽植著我們在海邊最常種植的木麻黃，旅社的庭園裡，有棵樹冠龐大的鳳凰木，還有圍牆邊一排福祿桐和變葉木，可是慚愧的是比索唯一的竹子，我檢定它和蓬萊竹屬的特性相似，因文獻都沒見過姑且命它為「比索竹」，俟有機會再向研究西非植物的學者請教，科學是要玩真的，不能任我在這裡說說就算事。

最後告訴讀者一點經驗，從紐約乘飛機直跨過大西洋到Dakar，再轉幾比的比索市，要比繞道巴黎或葡萄牙的里斯本，距離都要近多了。這是西非友人的親身經歷。

幾比通行葡萄牙語、法語和兩種土語，會說西班牙語的，也可以混水摸魚。

西部和中部人民信奉基督；東部回教比較流行。

嬰兒夭折率極高，友人說僅二分之一能成長，據說是因女性缺乏醫學知識，少女十分熱情，造成很多單親子女；外人旅行，須當心性病和AIDS。當地人民個個喜愛握手，友人說最好少碰。一說是階級觀念問題，他們是想高攀您，您不必害怕。我想，手掌在乾燥的狀態病菌和毒素很少存在，不致導致傳染。讀者，您請自便吧！



這位長者是村長的哥哥，身著白袍，頭載圓頂帽，手持唸珠，胸前懸掛著代表信仰的垂飾，但作者不敢貿然詢問到底是那一種宗教。後面好像是一棟宗教建築，不像學校。